白先勇动情忆父亲

他们全家人唯一的合影摄于南京大方巷

白先勇全家惟一一张全家福，摄于1946年7月9日，图中后排右起：三哥先诚、二哥先德、大哥先道、大姐先智、二姐先慧、三姐先明。前排右起：四哥先忠、六弟先刚、父亲、母亲、七弟先敬、先勇。

“他是位儒将，又是个慈父。”4月24日，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他花费多年心血为其父编著的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回到故居所在地南京，寻找跟父亲相关的记忆。已是古稀之年的白先勇依旧精神矍铄、儒雅风趣。他在金陵饭店接受了扬子晚报记者的采访，还透露4月25日上午会在南京总统府举行“白崇禧与近代中国图片史料展”，参展图片均选自书中的照片。他动情地向记者回忆说：“我近些年来总有这样的感觉，年纪越大越要感谢父亲，他的开明给了我最好的机遇。”

白先勇

唯一全家福摄于大方巷

“南京变化太大了，我1987年来的时候，金陵饭店还是最高的楼。”由于小时候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，白先勇对南京的一些建筑还记忆犹新。他愉快地回忆道，“那时候抗战刚胜利，我随父亲从重庆回南京，住在励志社，印象很深刻，觉得那个宫殿式的建筑很有古典韵味。”对于这座曾被国民政府专门用于审讯侵华日军战犯的园林式建筑，他关切地问如今保护得怎样？记者告诉他保护得很好，现为钟山宾馆，他点头笑了起来。

白崇禧当年在南京有多处公馆。其中最有名的一处是在梅园新村附近的雍园1号，白先勇印象中院里有座小洋楼，不是很大。而大方巷12号，他却印象尤为深刻，因为全家人唯一的合影就是在大方巷的住所拍摄的，“我们全家人聚一起的机会很少，去台湾后大家基本都分散在各地了。所以对这张照片很珍惜。”现在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的照片上“七七抗战第九周年纪念日全家在南京团聚摄影”的字样。“我住在南京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南京是个意义深刻的城市。我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南京，在我眼里，它是一个象征，一种记忆符号。”

记得父亲从未打过自己

白先勇告诉记者，父亲白崇禧是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，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。“我两个小弟弟当年因为贪玩、不用功读书，没少被父亲打骂过。”但是，他很是自信地笑称，自己却从未被父亲“动过粗”，“在我父亲看来，我们的家庭地位是按学习成绩的优劣来排位的。我小时候在学校经常考第一名，父亲一般都很优待我，所以我学习起来很有动力。”

他动情地告诉记者，“我父亲是个开明的人，他喜欢有理想的人。我直到现在还很感激他对我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宽容。”当年，白先勇决定转学文学时，他的成绩在他所在大学的水利系是第一名。而白崇禧并没有因此干预自己儿子的理想，而是以信任支持的态度给予他鼓励。

父亲是重视教育的儒将

“我父亲18岁就参加广西学生军，一直打到武汉，参加武昌起义。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。”谈起父亲的戎马生涯时，白先勇显得十分自豪，“我父亲打仗的特点是以少击众、以弱胜强。”抗日期间，白崇禧奔驰沙场，指挥过诸多著名战役：“徐州会战—台儿庄大捷”、“武汉保卫战”、“桂南会战—昆仑关之役”、“长沙第一、二、三次会战”等等，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其中，尤其以1938年“台儿庄大捷”至为关键。但记者提到电影《台儿庄大战》时，白先勇笑称其中饰演白崇禧的演员形象和自己父亲相差太远，“我父亲是个气度非凡的将领，不是影片中的那个唯唯诺诺的‘跟班’。”他还开玩笑地说，“依我看，陈宝国演我父亲最合适，他挺有军人的风范。”

人称“小诸葛”的白崇禧不仅在军事方面有过人之处，而且很有学问，所以在白先勇眼中，父亲是位“儒将”。他说：“我父亲小时候书就念得很好，古文功底很深厚。他对老师特别敬重，常常会办谢师宴。”据白先勇介绍，白崇禧一生都对教育十分重视。在大陆时，他捐建过不少小学，在台湾时，还曾建议当时主管教育的陈诚将台南工学院进行“升级”。白先勇说，父亲总想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，所以才特别关心教育。

蒋介石派人下毒是谣传

在采访中，白先勇还谈到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，“我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，一共四十年。的确，蒋很倚重他，尤其是在北伐、抗战的时候，可是很重要的时候蒋又没听他的话，他们两个人有分，有合，有亲，有疏，非常复杂。蒋对于我父亲的军事才能是赏识的，否则他不会在北伐时是蒋的参谋长，抗战时是他的副参谋总长，国共内战时是国防部长，都是他的最高军事幕僚长。可是，自古以来双雄不能并立，我父亲的个性也是很强的人，而且他常常犯颜直谏，忠言逆耳，很多他讲的话蒋没有听。”

对于“蒋介石派人下毒杀害白崇禧”的说法，白先勇认为这纯属是谣言。他向记者说了三点理由，“第一，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叫谷正文，他自称是蒋介石安排的监控我父亲的小组成员，但事实上那个小组根本就没这个人，而且他也没机会见到蒋介石。第二，当时父亲在台湾时没有实权的，蒋没理由杀他。第三，我父亲是在美国受过勋章的，就国际影响而言，蒋也不会杀他。”

自己爱昆曲父亲看京剧

除了作家的头衔外，白先勇还因其对昆曲推广的杰出贡献被人们称为“昆曲义工”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对昆曲深厚的感情并不是在父亲影响下形成的，“因为昆曲的节奏相对较慢，父亲平时一般没空看。他有时会看看京剧。”

白先勇认为，昆曲是门了不起的艺术，“一开始我立志要推广昆曲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有衰微的迹象，我想拯救它。”白先勇还谈到自己近年来奔走于大陆和台湾高校，积极举办昆曲讲座。

他透露，此次出版的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，精选珍贵照片500余幅，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，其中一半是家族所藏，诸多历史关键时刻在其中都有见证。

“为了把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说清楚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史料，很多图注只有短短几句，却花了几天时间才写成。”整个图传分两卷，上卷《父亲与民国》，涵盖北伐、抗战、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，大约自1927年至1949年，记录白崇禧前半生的军政活动；下卷《台湾岁月》，包括白崇禧在台湾17年的生活点滴。

全书还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，比如渡江战前他促请蒋介石下野的《亥敬》与《亥全》电报、1956年5月2日写给蒋介石的密函，等等。 **(蔡震)**